

爸爸,女儿好想您

●樊海燕

2011年10月3日,国庆节刚刚过罢,鲜活的爸爸仓促而又平静地走了,虚岁六十九。留给我的就是对痛不欲生、悲痛欲绝、呼天抢地的进一步理解。

我真傻,傻到不懂得人还有离开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一生都有爸爸的陪伴,因为我在爸爸面前永远长不大。

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一切都离不开爸爸的教导。这一走让我怎么活?从此人生的字典里再也不知爸爸这个词是什么味道?

我一直想写写爸爸,但一直难以下笔。拖到今天我也还在犹豫,不知道记忆里的渐渐让我怎么连接。

儿时的记忆很少,躺在爸爸的被窝里,努力学习爸爸教的用手指比划一到九的手势,得到爸爸在额头上一个亲吻。

爸爸站在小东房的土炕上,拉小提琴的潇洒样子还在眼前,我用筷子敲打着碗给爸爸打节奏,妈妈拉着原始的风箱唱着各种小调做晚饭。灯光幽暗,为的是节省电。但幸福溢满了整个小屋。

爸爸送我上小学了,满脸笑容的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谈我的聪颖,老师抚摸着我的头发赞赏的眼光还记忆犹新。那时的爸爸朝气蓬勃,气度非凡,是我的骄傲、我的靠山,我理直气壮的根源。有个搞教育的爸爸是令人羡慕的。

时光在流逝,爸爸的身体垮掉了。但是爱读书的爸爸经常从单位带回各种报纸给我们全家读,在小小的土炕上边走边读,我们各自做着各自的活静静地听。《哥德巴赫猜想》让我记得更深,因为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因此我知道了陈景润。上初

中的我成绩一直很好,爸爸一边咳嗽一边给我抄教材,《数理化自学丛书》当时是很难买到的,也买不起。爸爸披着一件旧货市场买来的黑色棉大衣,满头银发,伏在小炕桌上,几天几夜连续抄,因为要马上还回去。爸爸,女儿没有辜负你的心血,我都做过了,以全县第二名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雁北幼儿师范,如了您和妈妈的心愿。

记忆里的爸爸很呆的,每次在探望我后,不知道我悄悄躲在幼师校门口送我,泪水打湿衣襟,哭肿的双眼不敢面对同学。爸爸在宿舍里弹奏我们的风琴,一曲《采茶》博得同学的喝彩。

这几天,我神情恍惚,满脑子的爸爸,满眼的父亲。我真想被冰冻了,不看不想不说现实中的一切。走到全家福前,看到一家14口亲人的笑脸,禁不住哭出声来。为什么少了一个人,一个全家的依托全家的天。

紧紧地抱住爸爸的睡袍蹲在洗衣机前失声痛哭,我的脸轻轻摩擦着衣服,轻轻地闻着爸爸的体味,不忍把衣服放入洗衣机,放入的一刹那,好像把爸爸放入棺木一样让我绝望,让我撕心裂肺让我痛断肝肠!爸爸在病危的时候,就是披着这件睡袍强打精神站在阳台目送我开车回家的,每想及此,揪心的痛传遍我全身。

老爸,多么敬畏的一个“老”字!为什么不光顾我的父亲,让爸爸是病走的而不是老走的?病榻上的爸爸保持一个睡姿已经有几天了,傻女儿没有常识,不知道爸爸要远行了,用手机随意拍下的照片成了永恒的画面,永远定格在301医院。真想打开手机看照片,看一次哭一次痛一

次,弟弟劝我删掉吧,我坚决不删,爸爸已经被世界删掉了,爸爸的影像我不舍得删,只占手机小小空间的爸爸,现在占满我的世界。

一个“遗”字让我思绪万千。爸爸的彩照翻成黑白照,放在灵柩前,他们说是遗像,我诧异了。怎么一瞬间爸爸的照片改名了?爸爸生前的衣服都很得体大方,邻居说我爸爸帅呆了。我留一件给儿子穿。爸爸的乐器很多种,妹妹想带走吉他,因为爸爸在病危的时候教了她女儿的基本要领,还送了吉他书。他们说是遗物,让我泪流不止。好端端的衣服乐器怎么会是遗物呢?让我深深体会到,爸爸的一切都和“遗”字分不开了。那我要好好善待留下的二胡这件正宗的遗物。泪水打湿了键盘,模糊了视线。我不知道一个“想”字和一个“念”字陪伴我多久。

兄弟四人,我守父母时间最长,受父母影响最大。我的人生轨迹是爸爸规划好的,一个电话把我从雁北地区幼儿园改派到县城机关幼儿园。幼稚的我生爸爸的气,我向往城市生活,不愿意回到家乡。后来的后来,我有了儿子才懂得,爸爸心疼女儿孤单一人漂泊异乡。在爸爸的教导下,我开始学做家务和女工。绣花、裁剪、缝纫、烹调等等一个做女人所有必备的技能。还关注我的器乐弹奏、书法练习、唱歌技巧。为了我吊嗓子,爸爸早起陪练,《小白杨》是给我的第一发声练习曲。我是个乖巧的女儿,都按爸爸的意愿去做了,尽管不是很好,可我知道我是爸爸的掌上明珠,爸爸的小公主,爸爸的骄傲。

我长大了,面对说对象的人,我无

言。有爸爸做主还愁嫁不出去?处于被动状态的我、一个自私的我,把终身大事推给了父母。

在我的内心世界分不出男女的时候,相看了第一位男士,爸爸说是难得的人才。尽管我不欣赏他的长相,不了解他的一切,但我对搞人事工作20余年的爸爸深信不疑。我接受了这桩婚姻。以后所有的痛苦都让父母和我一起品尝,想起来就难受,我太残忍了。我伤害了父母,我恨我自己。

儿子呱呱坠地之时,父母就在外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心疼。爸爸顾不上传统思想的束缚,抢先站在我的身旁,我当时没有睁眼看他是最大的遗憾。

我儿子的教育也是爸爸倾心关注的。忘不了从四年级让爸爸接送儿子上学,忘不了儿子的音乐技能都是爸爸所传,忘不了儿子的日记有爸爸的修改,忘不了儿子的成长有爸爸的心血。寒假给儿子买回萨克斯,作为儿子考研成功的奖励。首先想到的老师是爸爸。爸爸乐此不疲地讲解着简单要领,儿子没功底,吹不响。还不知道自己生肺病的爸爸,和外孙合作,爸爸吹儿子按键,《回家》的旋律顿时回荡在整个屋子,我抓拍了镜头。镜头还在手机里存放着,爸爸却走了,余音还在耳畔回荡着,吹音的人却走了,让我儿子怎么奏?

爸爸去世前的那几年,我尽力弥补对爸爸的缺憾——最大的孝顺就是,一个顺字,去多陪陪父母。我做了,我陪了,爸爸玩器乐,陪爸爸说工作,陪爸爸谈教育,陪爸爸走完最后的路。可还是有很多遗憾留在心间,让我痛彻心扉。

再也没机会站在爸爸面前试穿新衣服了,再也没机会把写好的文稿端在爸爸面前让爸爸修改了,再也没机会给爸爸演唱新学会的流行歌曲了,再也没机会和爸爸进行家庭音乐会了,再也没机会给爸爸熬药做饭了,再也没机会给爸爸刮痧了,再也没机会开车带上爸爸兜风了。没了,一切都随爸爸走了,真得走了。

爸爸呀,女儿真得好想您!



该作品被南京市博物馆总馆藏
作者:白金峰
《鲤跃鸿福》葫芦刻

律诗六首

●乔立柱

秋游南河湾

一湾碧水唱秋声,两岸斜直柳色青。
三面城环丛苇绿,四时鲤跃镜湖平。
凉亭五六迎风立,游船七八逐浪行。
雁过九天停胜地,菽香十里兆年丰。

右玉老县委大院

红色传承右卫城,造林决策小屋中。
平房古井四合院,土炕芦席一盏灯。
观景时间青谷馥,开轩又醉绿涛声。
蓝天碧水排头雁,使命担当正远征。

悼院

野径苍苍旧院宏,百年古韵解尘封。
残垣不见唯窑洞,芳草犹侵堡堞城。
宇匾警名名利客,乡亲慨叹溯渊功。
斜阳晚照游人去,雁过留声后世评。

悼念郝林虎

惊愕郝公乘鹤去,且闻子女放悲声。
亲邻邻里凭高义,友善同仁重感情。
一意为民扬正气,半生执纪挽清风。
山清水碧铭碑在,德范永存天地中。

金沙滩怀古

辽宋争锋战火燃,征袍血染映沙滩。
忠良四代杨门烈,冲要三关铁甲寒。
华夏骑边筑武备,宸宸图治戒清谈。
硝烟散去钟灵地,浩气永存天下安。

登应县释迦塔

基连北岳几春秋,一柱擎天立地轴。
麻燕声声接古韵,灵光熠熠聚佛楼。
千年木拱神工巧,百尺莲花舍利留。
登塔凭栏极目处,应州山水自风流。

远去的十家巷

●陈永胜

农历兔年正月的那场大雪后,朔州大地银装素裹,虽说天寒地冻,却也心旷神怡。闲着无聊的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心想,干脆再回十家巷看看吧。其实,自拆迁后的三年来,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来过这里了。

—

十家巷地处崇福寺背后的东侧,前临操场街,背靠北城墙,是朔城区的一条小街巷。这条巷子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分别排列着5个大院,当初共住着10户人家。十家巷由此而得名。

如今说的朔州老城,是元朝至正末年因兵少城阔不易防守,开始取古邑城南一角改建的州城,工程尚未竣工而元朝已经灭亡。明洪武三年(1370),郑遇春奉命开设朔州卫,继续施工,砖墙四门。到洪武二十年,砖包城墙竣工。缩小后的朔州城,占地面积将近一平方公里。

过去的朔州人有“宁住庙前不住庙后”的讲究。崇福寺是朔州城最古老、最宏伟的寺庙,因此,朔州过去的老财大院没有一家是建造在崇福寺背后的,即使是平民百姓,但凡有点力量,也不愿意居住在庙后。大约到了清代光绪中后期,随着城内人口的增加,才开始有贫民在崇福寺背后这一带建院窟窿。就拿十家巷来说,据说是清末民初才有了雏形的,都是清一色的土窑,但院子都很宽敞,十个院落平均占地将近一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爷爷的亲大爷,木匠陈杰带领儿子陈存仁、陈存礼推倒土窑修建了一处完整的四合院,正面三间主房,两边两间耳房,都是木檩木柱土坯墙的筒板瓦建筑,显而易见,是无法与城里老财人家的四合院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十家巷里却已是鹤立鸡群了,被外人称为“陈家院”。另外,紧邻十家巷南口的武家院,主人名叫武仪,住的是三间“土木结构”的正房,若与“陈家院”相比,就次之又次了。除了这两处院外,1979年以前,十家巷的其他八处大院基本上都是土窑土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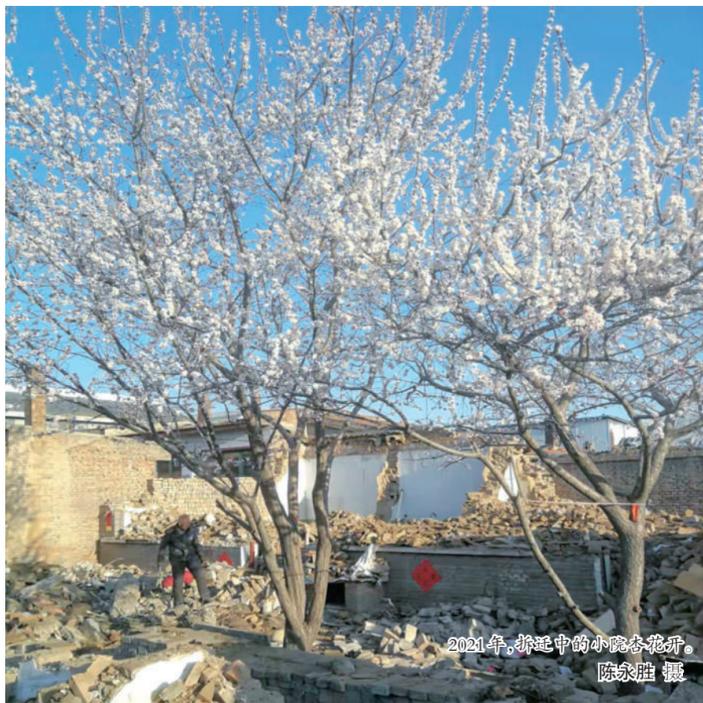
1979年以后,随着生活质量的逐年提高,十家巷的居民开始陆续推倒土窑,修建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到1999年时,所剩下的土窑也就没几间了。因此可以说,到2021年拆迁前的这四十年间,是十家巷住房质量最好的时期。

二

1949年11月25日,我爷爷花40万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买下了十家巷“陈家院”前的一处大院,当时只有三间土窑,主人姓苏。其时,我父亲只有6岁。我爷爷的学名开始叫陈存义,后来改为陈金山,街坊们便称我的院子叫“金山院”,这是为了和“陈家院”相区别。

我爷爷也是木匠,买下“苏家院后”,自己动手在正窑的西边盖了四间开间不足九尺,进深不到一丈的“土木结构”正房,以后又陆续盖起了不成气候的东房和西房,组成了一个宽敞的“三合院”,中间大约还有一个将近三分多地的菜园子。

在我的记忆中,朔县先后三次更换过门牌号。第一次是1970年前后,我们的大门是钉的“十家巷1号”的红色牌子;第二次是1980年前后换的“十家巷11号”的红色牌子;第三次是1985年前后换的“十家巷14号”蓝色牌子。以后一直到拆迁再没有更换过门牌号码。可能有人会问,你不是说十家巷是个大院吗,怎么会有“11号”和“14号”呢?



2021年,拆迁中的小院杏花开了。
陈永胜 摄

我家的院子本来是十家巷路西的第二家,头一家是“武家院”,由于“武家院”面向操场街,1970年重新编号时,有关部门把“武家院”编到了操场街,我家就成了“十家巷1号”。后来两次重新编号时,顺序变了,从路东开始,我家的斜对门“李家院”成了“1号”。这个时期,由于“宋家院”“尹家院”“吉家院”“陈家院”改建成了两个院落,增加了各自的大门,这样,门牌号码也就相应地增加了。

到了我家是“14号”时,十家巷的门牌共有15个,因为这时我们院子前的“武家院”也分成了两个院,前院紧靠操场街,门牌号也就归了操场街,后院大门开在了十家巷西侧,于是就成了“十家巷15号”。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家巷里与我同年仿月的娃娃比较多,我们的童年活动以十家巷为中心,辐射到东大街、崇福寺、东城墙、北城墙、操场街、马房街、砖窑巷、马神庙巷、柳家巷等地方。春天扎高跷、滚铁环、打受罪罚,夏天吹杏核、抓虫、打弹弓,秋天打方包、弹蛋蛋、打马架、冬天堆雪人、打雪仗、爬城墙,是我们玩耍的经典主题,也留下了欢乐的童年记忆。

“武家院”的东正房前有一颗茂盛的杏树,一少半的枝干冲出院墙长在了巷子上空,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前栽种起来的,杏儿熟了的时候金黄金黄的,比乒乓球还要大一圈。1973年前后那几年,果实特别繁盛,大约长到成年人的大拇指头大时,我们的土制弹弓就派上了用场。打下来的杏儿,吃在嘴里酸得裂牙,常常是吃

一半吐一半,被大人们看见了不免臭骂一顿。不过,于我们娃娃们来说,每每是记吃不记骂,直到杏树罢了园子才算拉倒。其实,不仅是我们小娃娃偷打杏儿,十七八岁的大后生也偷打。“武家院”的主人武仪,胖胖墩墩的一位小老汉,厨师职业,和蔼善良,遇上我们偷打杏儿,总是笑嘻嘻地说:“小心打烂玻璃哩,小心打烂玻璃哩!嘿嘿,还不能吃哩,再过一个月就能吃啦。”

新中国成立前,十家巷是典型的贫民区;新中国成立后,此种落后面貌一时也难以改变。十家大院的人,除了种地的农民外,大多数是手工业者,木匠、车匠、泥匠等等,没有一家是念书的人或为官僚官的。然而,人常说“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1963年,十家巷果真飞出了一只金凤凰,这个人就是罗立成。这一年,全朔县共有11人考入高等学府,其中有城内5人,罗立成就是其中之一,考入的是山西大学。一时间,十家巷沸腾了。

大学毕业,罗立成分配回家乡朔县,在县机械厂从事技术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受命创建朔州啤酒厂,投产后,他的大名响彻朔州。后调入朔州市经济委员会、朔州经济开发区担任副主任。罗立成金榜题名,不仅是十家巷人的骄傲,而且给了全巷人一个启示,那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鸡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我念初中的时候,父母亲总是以罗立成为榜样,教育我刻苦学习,争当十家巷里的金凤凰。可是顽劣不堪的我,成天只知道弹蛋蛋、打方包,于念书得过且过,最终名落孙山,一

辈子追悔不及。

说起读书人,十家巷还出了一位武喜荣。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虽说不是大学生,但在地方史学方面颇有研究,生前著有《朔州史话》一书。他先后担任过朔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朔城区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92年调至朔州报社担任总编辑职务,那时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总编辑也就是一把手。在他的带领下,报社由租房办报、雇人印刷,发展到编采印一条龙作业,报纸由周二刊小报发展到对开日报。他为朔州日报社的高质量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十家巷还有两位读书人,出自我家对门的赵家院,一位叫赵安邦,一位叫赵天胤,他们是亲叔伯兄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了中专学校,后来都成为朔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都有很不错的口碑。

十家巷后巷有个大院叫尹家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了一位解放军,名叫尹啥不清楚,但巷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军人是为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而牺牲的。据说牺牲时还很年轻,媳妇还没有娶过哩。

四

母亲18岁嫁给我父亲后,一直住在十家巷,直到2021年3月29日拆迁止。今年是2023年,母亲81岁,算起来她在十家巷整整住了61年,比我爷爷和奶奶都要长二三十年。记得最后离开十家巷那天,我和母亲坐在弟弟的车上,母亲先是哽咽着给我们说老院子的来之不易,是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才有了模样的,继而便泣不成声,语无伦次了,为自己不能像我爷爷奶奶一样终老在十家巷而泪流满面。

1987年春,我家推倒了正面的三间土窑和四间平房,盖起七间宽敞的砖木结构大瓦房,随后又重盖了西房。首先就是母亲响应的号召,乘着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在大街上开办了裁缝摊点。对此,十家巷的街坊们也常常赞叹我母亲手艺好、会过光景。

2002年春,城里人传说政府要改造老城,有不少住户开始动脑筋想办法在院里的空地上搭建房屋。有街坊建议我父母亲把院里的两架葡萄树和两株杏树砍了盖了房子,就能多得到政府的补偿。我们兄弟二人也有些动心。可我父母不同意,他们说,咱们这个院子有风水,全靠这两株葡萄树和杏儿树哩,你们兄弟两个人不是都钻在钱眼里啦?虽说拆迁时,在补偿方面我们吃了不少亏,但父母亲一直过得舒心如意。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事。

2021年夏末秋初,十家巷及其周边的居民住宅全部拆迁完毕,政府在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一个公园,名叫古典公园,有亭台、回廊,有喷泉、假山,也有树木和花草,成了人们游玩和休闲的好去处。

离开十家巷已经整整两年了,但十家巷的老住户不管搬迁到了哪里,都喜欢到故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全家人,尤其是我父母亲喜欢来这个公园看看,因为我们院子的那两株杏树有幸被保留了下来,去年的杏儿依旧挂满了枝头,可惜得是,还没等上露出红脸蛋儿,就被游人打光了。

昨天上午,母亲笑着对我说:“妈前日和你大大又回了一趟十家巷,咱家那两亩杏儿树可开得繁痛啦。你没去看看?”

“那天去了一趟,花儿还没开展呢,红喷喷的真是繁哩。”我回答道。

花儿颂

●李义明

2003年农历四月初五母亲辞世,于今20年矣。记得母亲临终时,缓缓巡视子孙一番,一声叹息,闭上双眼,痛苦地流下两行清泪。是日,满园桃树杏树梨树一派斑斓茫茫。由此,今日作《花儿颂》咏之。

桃花红来杏花白,梨花缤纷彩蝶飞。
花蕊含情吐心意,红星闪烁泪欲滴。
高堂那日一别去,满院庭芳花骨堆。
花瓣憔悴将歇息,暗香永驻潜入泥。
花开花落几多回,春华秋实累累累。

落花飘洒今何往,西岭坡上迁新居。
花儿为何这样白,母品似花冰心翠。
为啥花儿那样红,母爱似火血如水。
谁说花儿不哭泣,只缘寒风未劲吹。
人言慈母厌恶泪,一声叹息望春归。

神头中学漫忆

●牛应成

白首常忆青春事,神中生活历历。周末相伴神头逛,沿途景色览风情。东西海水碧波漾,岸柳婆娑绿荫浓。树下村姑洗衣裳,水浮倒影闻笑声。偶有垂钩持静默,鱼儿上钩乐万重。水鸭互逐潜翔戏,鲤鱼欢跃跃龙门。

弓身登攀神女山,大王布雨润苍生。眺望桑干波鳞荡,掀浪滔滔奔征程。舒展画卷西湖美,烟柳婆娑绿荫浓。近年走进小饭店,二面馒头请友朋。回校路上互追赶,晚间自习钻研深。匆匆三年如斯过,终生难忘印心中。

春游

●全福寿

风吹翠柳锁云烟,雨润桃花映碧天。
紫燕双飞梁上绕,黄莺对唱树中穿。
才欢连翘如金灿,又喜山桃似玉妍。
心醉丁香游客醉,踏春观景笑成仙。

游神头泉

●魏友夫

一波碧水入春图,戏舞白鸥水上凫。
杨柳青青千重翠,晨光熠熠万颗珠。
遥思年少无邪日,不倦轻身虾蟹逐。
寻梦儿时今又去,童心未老伴江湖。

家风的引路人

●李淑芳

当然,做人还要守时,虽然父母没有给我讲这个道理,却总是用行动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和别人约定出行的时间时,父母总是要提早几分钟到达。妈妈说,这样,才不会让人等我们。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学着父母,养成了守时的习惯。

在家中,父母难免会因为一些磕磕碰碰而吵架,但他们从来不会互相指责、斥骂,更多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理性的一面。平时在家中,妈妈也会常常唠叨在学校应该怎么尊重老师和同学,时间久了我脑海中也时不时地出现这些话,可以说,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导师。

从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临池学书,最后到长大成人。父母的一些举动总是能影响孩子。优秀的品质,就是从培养起来的。